

# 華北日報

津市

HWA PEI YIH PAO  
PEIPING

第一三三八號

今日零售每份五分

社址北平王府井大街

電話編輯部二八八

電話營業部二八八

電話掛號二八八

## 本報價目表

本埠	外埠	國外
每月八角	每月一元	每月二元
半年四元五角	半年五元五角	半年八元
全年八元五角	全年十元	全年二十元

## 華北畫刊 每星期日隨本報附贈 加不

公祭  
總理遺教於五月廿四日在山西碧雲寺舉行每日自上午十時起至下午三時止五月廿三日為黨政軍警代表各國政府代表各國公使公祭之日五月廿四日為各界代表公祭之日特此通告

(注意) 凡花園聯聯及迷信物品概不領受

總理靈柩恭移謹定於五月廿六日上午十一時由西山碧雲寺發引於同日上午十時經過西直門下午四時以前到達東車站靈車謹定於同日下午五時由北平東車站開行特此通告

### 送殯須知摘要

- (一)總理靈柩謹定於五月廿六日上午十一時由西山碧雲寺發引於同日上午十時經過西直門下午四時以前到達東車站
- (二)各黨政軍警機關各中學以上男女學校各界法團各代表五人至十人參加送殯
- (三)參加送殯之代表請自備黑紗或黑布寬三寸縐在左臂上
- (四)凡派代表參加送殯之黨政軍警機關學校及各界法團請於五月十六日以前將代表姓名及人數函知特派迎轎專員
- (五)凡參加送殯之代表請於五月十六日以前將代表姓名及人數函知特派迎轎專員
- (六)凡參加送殯之代表請於五月十六日以前將代表姓名及人數函知特派迎轎專員
- (七)凡參加送殯之代表請於五月十六日以前將代表姓名及人數函知特派迎轎專員
- (八)凡參加送殯之代表請於五月十六日以前將代表姓名及人數函知特派迎轎專員
- (九)凡參加送殯之代表請於五月十六日以前將代表姓名及人數函知特派迎轎專員
- (十)凡參加送殯之代表請於五月十六日以前將代表姓名及人數函知特派迎轎專員

### 國有鐵路籌備迎轎專車聯合辦事處

查五月二十六日為迎轎專車第一列開行之日本處為便利各界起見特將各站開行時間及票價開列如左

### 律師謝道仁啟事

據林德堂所稱本堂受遺囑所有南兵馬司四號住房一所計九十九間半所有紅白契據及登記證明等件均已移交本律師代為管理

### 河北省各界總理奉安紀念宣傳大會籌備會緊急通告

查定於本月二十五日上午九時在河北各界各界總聯合會舉行奉安紀念大會

### 本報敬告 各民刑訴訟當事人

茲據北平地方法院及天津地方法院布告指定關於民刑訴訟案件當事人未能在法定期限內提出訴狀或答辯者應於五月二十五日前向本報法律顧問處領取補正手續

### 本報副刊合訂本

第一卷第一期 第一卷第二期 現將售盡購者從速

### 中國國民黨北平鐵路特別黨部籌備委員會啟事

查本會定於五月二十六日正式成立定於天津特別三區四路十四號為辦公地點

### 北平各界總理奉安紀念大會籌備會啟事

查本會定於五月二十六日正式成立定於天津特別三區四路十四號為辦公地點

### 河北省各界總理奉安紀念宣傳大會籌備會緊急通告

查定於本月二十五日上午九時在河北各界各界總聯合會舉行奉安紀念大會

### 紫玉書店

經售各種新書雜誌

### 革命新聲旬刊出版了

革命的民衆不可不讀



中國國民黨黨員一齊來接受黨的訓練服從黨的紀律

# 中常會處分馮玉祥

## 決議永遠開除黨籍

### 二并革除馮在中央各職務

討伐令授國府全權辦理

馮玉祥



馮玉祥

【本報二十三日南京專電】中常會二十四次會議，出席葉楚傖、戴傳賢、蔣中正、胡漢民、譚延闓、陳果夫、列席劉文島、王正廷、陳肇英、方覺慧、趙戴文、王寵惠、周啟基、易培基、葛敬恩、朱培德、克興、劉蘆隱、王伯羣、王柏齡、曾養甫、劉紀文、主席胡漢民。關於馮玉祥謀叛事件之處置案，決議：(一)永遠開除馮玉祥黨籍，並通知監察委員。(二)革除馮玉祥中央委員、政治會議委員、國府委員。(三)所有下討伐令及關於軍事緊急之政治處置，均授國府以全權辦理。

# 粵軍大敗桂軍之詳報

## 桂軍精銳摧殘殆盡

### 白崇禧胸部受重傷

黃旭初受傷 王應榆被俘

【本報二十三日南京專電】粵軍大敗桂軍之詳報，桂軍精銳摧殘殆盡，白崇禧胸部受重傷，黃旭初受傷，王應榆被俘。桂軍在粵軍強大攻勢下，已向北潰退，現正向梧州方向撤退。粵軍正乘勝追擊中。

【本報二十三日南京專電】粵軍大敗桂軍之詳報，桂軍在粵軍強大攻勢下，已向北潰退，現正向梧州方向撤退。粵軍正乘勝追擊中。

【本報二十三日南京專電】粵軍大敗桂軍之詳報，桂軍在粵軍強大攻勢下，已向北潰退，現正向梧州方向撤退。粵軍正乘勝追擊中。

【本報二十三日南京專電】粵軍大敗桂軍之詳報，桂軍在粵軍強大攻勢下，已向北潰退，現正向梧州方向撤退。粵軍正乘勝追擊中。

【本報二十三日南京專電】粵軍大敗桂軍之詳報，桂軍在粵軍強大攻勢下，已向北潰退，現正向梧州方向撤退。粵軍正乘勝追擊中。

【本報二十三日南京專電】粵軍大敗桂軍之詳報，桂軍在粵軍強大攻勢下，已向北潰退，現正向梧州方向撤退。粵軍正乘勝追擊中。

【本報二十三日南京專電】粵軍大敗桂軍之詳報，桂軍在粵軍強大攻勢下，已向北潰退，現正向梧州方向撤退。粵軍正乘勝追擊中。

【本報二十三日南京專電】粵軍大敗桂軍之詳報，桂軍在粵軍強大攻勢下，已向北潰退，現正向梧州方向撤退。粵軍正乘勝追擊中。

【本報二十三日南京專電】粵軍大敗桂軍之詳報，桂軍在粵軍強大攻勢下，已向北潰退，現正向梧州方向撤退。粵軍正乘勝追擊中。

【本報二十三日南京專電】粵軍大敗桂軍之詳報，桂軍在粵軍強大攻勢下，已向北潰退，現正向梧州方向撤退。粵軍正乘勝追擊中。

【本報二十三日南京專電】粵軍大敗桂軍之詳報，桂軍在粵軍強大攻勢下，已向北潰退，現正向梧州方向撤退。粵軍正乘勝追擊中。

【本報二十三日南京專電】粵軍大敗桂軍之詳報，桂軍在粵軍強大攻勢下，已向北潰退，現正向梧州方向撤退。粵軍正乘勝追擊中。

【本報二十三日南京專電】粵軍大敗桂軍之詳報，桂軍在粵軍強大攻勢下，已向北潰退，現正向梧州方向撤退。粵軍正乘勝追擊中。

【本報二十三日南京專電】粵軍大敗桂軍之詳報，桂軍在粵軍強大攻勢下，已向北潰退，現正向梧州方向撤退。粵軍正乘勝追擊中。

【本報二十三日南京專電】粵軍大敗桂軍之詳報，桂軍在粵軍強大攻勢下，已向北潰退，現正向梧州方向撤退。粵軍正乘勝追擊中。

【本報二十三日南京專電】粵軍大敗桂軍之詳報，桂軍在粵軍強大攻勢下，已向北潰退，現正向梧州方向撤退。粵軍正乘勝追擊中。

【本報二十三日南京專電】粵軍大敗桂軍之詳報，桂軍在粵軍強大攻勢下，已向北潰退，現正向梧州方向撤退。粵軍正乘勝追擊中。

【本報二十三日南京專電】粵軍大敗桂軍之詳報，桂軍在粵軍強大攻勢下，已向北潰退，現正向梧州方向撤退。粵軍正乘勝追擊中。

【本報二十三日南京專電】粵軍大敗桂軍之詳報，桂軍在粵軍強大攻勢下，已向北潰退，現正向梧州方向撤退。粵軍正乘勝追擊中。

【本報二十三日南京專電】粵軍大敗桂軍之詳報，桂軍在粵軍強大攻勢下，已向北潰退，現正向梧州方向撤退。粵軍正乘勝追擊中。

【本報二十三日南京專電】粵軍大敗桂軍之詳報，桂軍在粵軍強大攻勢下，已向北潰退，現正向梧州方向撤退。粵軍正乘勝追擊中。

【本報二十三日南京專電】粵軍大敗桂軍之詳報，桂軍在粵軍強大攻勢下，已向北潰退，現正向梧州方向撤退。粵軍正乘勝追擊中。

【本報二十三日南京專電】粵軍大敗桂軍之詳報，桂軍在粵軍強大攻勢下，已向北潰退，現正向梧州方向撤退。粵軍正乘勝追擊中。

【本報二十三日南京專電】粵軍大敗桂軍之詳報，桂軍在粵軍強大攻勢下，已向北潰退，現正向梧州方向撤退。粵軍正乘勝追擊中。

【本報二十三日南京專電】粵軍大敗桂軍之詳報，桂軍在粵軍強大攻勢下，已向北潰退，現正向梧州方向撤退。粵軍正乘勝追擊中。

【本報二十三日南京專電】粵軍大敗桂軍之詳報，桂軍在粵軍強大攻勢下，已向北潰退，現正向梧州方向撤退。粵軍正乘勝追擊中。

【本報二十三日南京專電】粵軍大敗桂軍之詳報，桂軍在粵軍強大攻勢下，已向北潰退，現正向梧州方向撤退。粵軍正乘勝追擊中。

【本報二十三日南京專電】粵軍大敗桂軍之詳報，桂軍在粵軍強大攻勢下，已向北潰退，現正向梧州方向撤退。粵軍正乘勝追擊中。

【本報二十三日南京專電】粵軍大敗桂軍之詳報，桂軍在粵軍強大攻勢下，已向北潰退，現正向梧州方向撤退。粵軍正乘勝追擊中。

【本報二十三日南京專電】粵軍大敗桂軍之詳報，桂軍在粵軍強大攻勢下，已向北潰退，現正向梧州方向撤退。粵軍正乘勝追擊中。

【本報二十三日南京專電】粵軍大敗桂軍之詳報，桂軍在粵軍強大攻勢下，已向北潰退，現正向梧州方向撤退。粵軍正乘勝追擊中。

【本報二十三日南京專電】粵軍大敗桂軍之詳報，桂軍在粵軍強大攻勢下，已向北潰退，現正向梧州方向撤退。粵軍正乘勝追擊中。

【本報二十三日南京專電】粵軍大敗桂軍之詳報，桂軍在粵軍強大攻勢下，已向北潰退，現正向梧州方向撤退。粵軍正乘勝追擊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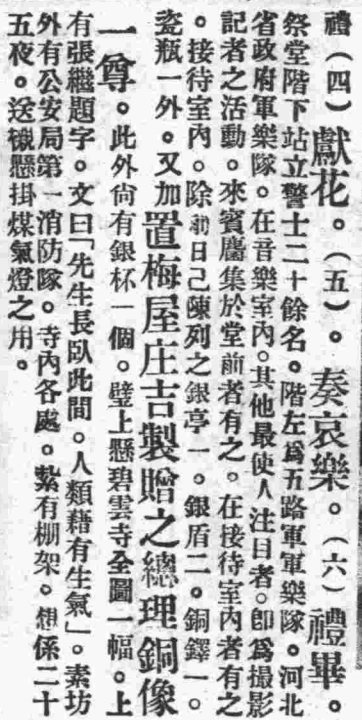
【本報二十三日南京專電】粵軍大敗桂軍之詳報，桂軍在粵軍強大攻勢下，已向北潰退，現正向梧州方向撤退。粵軍正乘勝追擊中。

【本報二十三日南京專電】粵軍大敗桂軍之詳報，桂軍在粵軍強大攻勢下，已向北潰退，現正向梧州方向撤退。粵軍正乘勝追擊中。



到七十餘機關團體約計二千多人  
以次輪流致祭全場莊嚴肅穆異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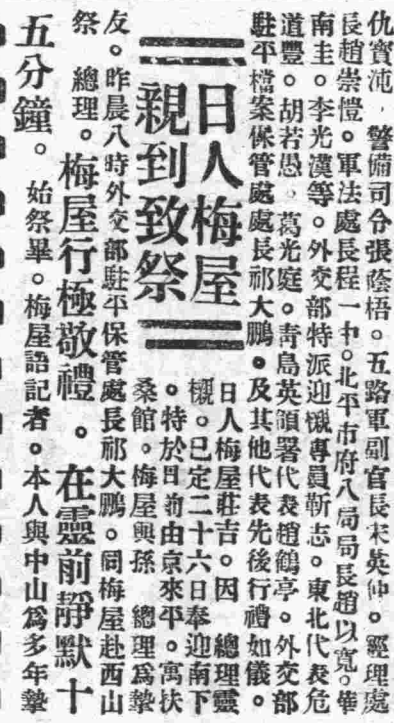
## 商震率省府委員公祭



## 宣傳員致祭後留影



敬致前靈在屋梅



胡五月各紀念日講演

漢民

將編全集此乃摘要（續昨）

大家對於五三固然不應忘記一個。但是我們民族史上許多忘記過去的。實在是異乎尋常的一年。因此

爲它是一五三慘案發生後的第一週年。是緊接着五三的事

實的一年。是在事實中死難同胞的熱血。以及各種慘痛的痕迹。不過剛剛開始去清理的事實雖然經過。而造成慘案的日本的軍隊。仍舊盤踞着我們的濟南。未曾撤退。並且不斷地在那裏耀武揚威。以我們的領土爲戰場。以我們的城垣建築。人民。爲槍靶。整整的殺戮了一年。總之。這過去

的一年。是給我們關於人道上的公理。上。國際法上的。領土權上。民族獨立的精神上。一個最

激烈的。最深刻的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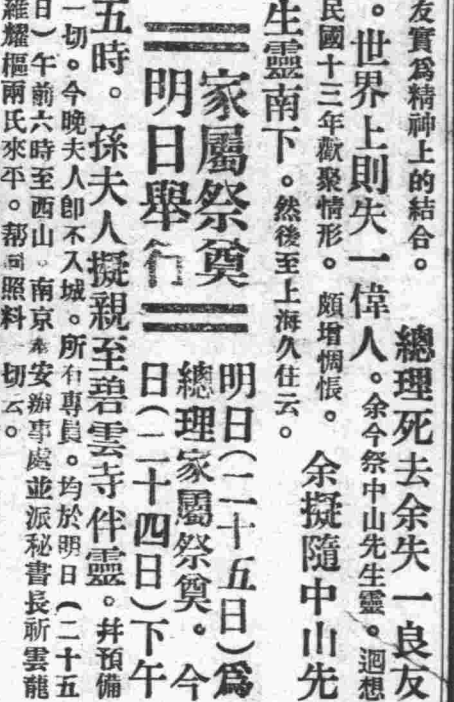
激的一年。是我們民族的恥辱達到最

高度的一年啊。

因爲有五三慘案。而我們的民族格外完成得快些。我們未曾不可以說。五三慘案曾經促進了我們的統一。當五三慘案剛發生以後。我們的「輿論」。一國是「陡然覺得了。那時實。馬上也就全國的意志先已統一。所以政治的統一也就很快地實現。於是——是一經統一以後。剛剛開始去建設。日本的軍隊其實還佔領着濟南。尚未有撤退的佔領者。也未有撤退的動機。逐漸地我們民對外的觀感已經逐漸地漠漠了。所謂「輿論」。所謂「一國是」。便又逐漸地複雜起來。各人的私心。各人對內的力量。又逐漸地活躍起來。於是全國的意志或感覺不統一了。我們想。這是一種什麼現象。

以及他們國志的統一。以及他們國志的統一。

繼張森林城鐵吳之前靈



附各界祭文

二十三日。中國國民黨。將奉總理孫中山先生之靈柩。安於首都之紫金山。國民政府參事長中行營主任之靈轎。護爲文以祭之。其詞曰。嗚呼。自先生之殂逝。蓋四朝而有奇。黃農虞夏之裔。國祚之偷。莫不歎歎慨而追維短折之親承。患難與共者二十餘年。其能悍然然而忘耶。昔先生之生也。言有法則。動爲儀表。創三民與五權。主行易而知難。既天民之生也。亦將國之神靈。覆瀝於反掌。與共和之始基。集衆舜湯武而爲一。薄秦漢書

## 津市全體執委致祭



賠款會議忽又弄僵

各債權國提出覺書  
德代表忽有辭職說

巴黎二十一日亞細亞電云德盛報載。德國出席巴黎賠款委員會總代表沙斯特博士。有向政府提出辭職之訊。謂辭職者係沙氏之副手。然官方尙無正式報告云。對於近來德員之辭職。轉也悲觀。其主原因。係起於債權國代表提出新提案。此新提案不但完全否認。德國代表對德員賠款數目增加。幸經協約國代表竭力聲明此新提案。非債權國之最後條件。尙有磋商餘地。否則實入於無結之途云。

巴黎二十二日路透電云。善後會議中對德有債權諸國委員會。公同對於德國委員致一覺書。贊成德國每年償款二十萬五千萬馬克。外加德國佔據比利時所出馬克票之收還。並與楊氏之計畫相符合。至於如何分配未提及。惟是德代表要點之所在。一定不能承認諸債權國是項之提議。故於解決波希尼亞特氏一定有一番之激戰。諸債權國於分配問題已臻。而最大之障礙。厥惟德國反對比利國之特別支款。債權國關於道威鐵道抵押退還充讓之限制。及債權國對於波蘭之要求。無異於一己之私利。此亦國台是所慮也。

共產黨徒又告訴他們說。爲求人羣的進化起見。求知慾與創造慾。即應該子子的

在黨徒對於一般青年的政策，簡直是嚴格的愚民政策。想把青年在平時都變成流動物。替他們負重去，物就行了。臨時要什麼，就角上縛着刀。尾上燒着火，好去橫衝直撞。他們拓展勢力，此外他們需要。還有何期望。以後。所有青年在五四以後。所有的第二次口若在其黨黨說來。定要。一讀書就是大革命。就是不讀書。如此。但。書。一革命。不但。本。凡。國家社會的不。前。完全以青年為原。而青年的不斷前進。以知識的增進為原動力。在把青年的生。從知。其基礎上繼續開生。而。到趣味野蠻上去。而且。更不假手青年自己。這樣去自殺的手段。是。酷最厲害的愚民政策了。

者祇儘量用虛榮利祿來迷惑大家。教大家終其身奪取佔領個創造什麼。足與他們抗衡。所以他們對於青年的辦法。是一面放縱他們去銜銜陷陣。而一面又限定了他們的知識。不許青年真能有所作為。好永久被他們所佔着。支配着。如此一擒一縱之間。年青的青年。便無不葬送其身。更無幸免之望。這真算得是最殘酷最厲害的愚民政策了。



### 容奇藥

治一切皮膚病 疥癬 濕疹 瘙癢 脫髮 補血 強身 功效神速 凡患此症者 請速購服 每瓶大洋一元 小瓶五角

總發行所 上海南京路 容奇藥房

### 先靈藥

治一切淋症 尿道炎 膀胱炎 腎臟炎 功效如神 凡患此症者 請速購服 每瓶大洋一元 小瓶五角

總發行所 上海南京路 先靈藥房

### 靈芝藥

治一切虛弱 補血 強身 健腦 凡患此症者 請速購服 每瓶大洋一元 小瓶五角

總發行所 上海南京路 靈芝藥房

### 正龜齡集

治一切虛弱 補血 強身 健腦 凡患此症者 請速購服 每瓶大洋一元 小瓶五角

總發行所 上海南京路 正龜齡集藥房

### 魚口淋濁無憂

治一切淋症 尿道炎 膀胱炎 腎臟炎 功效如神 凡患此症者 請速購服 每瓶大洋一元 小瓶五角

總發行所 上海南京路 魚口淋濁無憂藥房

### 補腎延齡丸

治一切虛弱 補血 強身 健腦 凡患此症者 請速購服 每瓶大洋一元 小瓶五角

總發行所 上海南京路 補腎延齡丸藥房

### 耳底油

治一切耳疾 耳鳴 耳聾 耳痛 功效如神 凡患此症者 請速購服 每瓶大洋一元 小瓶五角

總發行所 上海南京路 耳底油藥房

### 海馬保腎丸

治一切虛弱 補血 強身 健腦 凡患此症者 請速購服 每瓶大洋一元 小瓶五角

總發行所 上海南京路 海馬保腎丸藥房

### 耳鳴丸

治一切耳疾 耳鳴 耳聾 耳痛 功效如神 凡患此症者 請速購服 每瓶大洋一元 小瓶五角

總發行所 上海南京路 耳鳴丸藥房

### 偏墜疝氣丸

治一切疝氣 偏墜 功效如神 凡患此症者 請速購服 每瓶大洋一元 小瓶五角

總發行所 上海南京路 偏墜疝氣丸藥房

### 夢遺滑精丸

治一切夢遺 滑精 功效如神 凡患此症者 請速購服 每瓶大洋一元 小瓶五角

總發行所 上海南京路 夢遺滑精丸藥房

### 耳聾丸

治一切耳疾 耳聾 耳鳴 耳痛 功效如神 凡患此症者 請速購服 每瓶大洋一元 小瓶五角

總發行所 上海南京路 耳聾丸藥房

### 調經養血丸

治一切經水不調 養血 功效如神 凡患此症者 請速購服 每瓶大洋一元 小瓶五角

總發行所 上海南京路 調經養血丸藥房

### 耳底油

治一切耳疾 耳鳴 耳聾 耳痛 功效如神 凡患此症者 請速購服 每瓶大洋一元 小瓶五角

總發行所 上海南京路 耳底油藥房

### 偏墜疝氣丸

治一切疝氣 偏墜 功效如神 凡患此症者 請速購服 每瓶大洋一元 小瓶五角

總發行所 上海南京路 偏墜疝氣丸藥房

### 除根丸

治一切虛弱 補血 強身 健腦 凡患此症者 請速購服 每瓶大洋一元 小瓶五角

總發行所 上海南京路 除根丸藥房

### 耳底油

治一切耳疾 耳鳴 耳聾 耳痛 功效如神 凡患此症者 請速購服 每瓶大洋一元 小瓶五角

總發行所 上海南京路 耳底油藥房

### 海馬保腎丸

治一切虛弱 補血 強身 健腦 凡患此症者 請速購服 每瓶大洋一元 小瓶五角

總發行所 上海南京路 海馬保腎丸藥房

### 耳鳴丸

治一切耳疾 耳鳴 耳聾 耳痛 功效如神 凡患此症者 請速購服 每瓶大洋一元 小瓶五角

總發行所 上海南京路 耳鳴丸藥房

### 偏墜疝氣丸

治一切疝氣 偏墜 功效如神 凡患此症者 請速購服 每瓶大洋一元 小瓶五角

總發行所 上海南京路 偏墜疝氣丸藥房

### 津浦鐵路下行客車

站名	開行時間	到達時間
浦口	上午八點	
蚌埠	上午九點	上午十點
徐州	上午十點	上午十一點
濟南	上午十一點	下午一點
天津	下午二點	下午四點

### 津浦鐵路下行客車

站名	開行時間	到達時間
浦口	下午二點	
蚌埠	下午三點	下午四點
徐州	下午四點	下午五點
濟南	下午五點	下午九點
天津	下午十點	下午十二點



















戰事經過及同盟軍挫敗原因  
鄧錫侯請雙方停戰出任調停  
雙方意見相距尙遠未易樂觀

中國航空公司某高級職員

(續)昨日第一版

至謂：「主權我國商人所請求專  
利年規被政府駁斥。今該合  
同內規定由英商專利十年。  
辦理運漢京南漢專利三大要  
航路。並設辦以延長商人。不  
可展限。五年。以我長國商人。  
能享受之權利。反以讓之外  
人。實足人心寒心。是以有  
提倡航空。實足以摧殘而為  
餘。種種設備。按日費其甚。非  
其種設備。按日費其甚。非  
規定合同。有效期間。不足  
其損失。有效期間。不足  
專制時期。有效期間。不足  
非即准予專制時期。有效期間。  
同第二十條第一節之規定。查  
中國公司本合約定之  
各路線。及第三條所許可之延  
長路線。於中國公司許可時。  
與以郵件運送之專權」。

是該公司郵件運輸

專權之取得。係限  
於中國公司許可之  
時。康和德等所謂之專利  
其性質是否與此相同。  
其資本多少。及經營能力。  
是否與該公司相同。本人不  
得而知。惟該公司之郵件運  
送。係受中國航空公司之委  
託而承辦。則該公司之  
專利權。實係中國之  
航空公司之專利權  
該公司不過於規定時  
間。及路線內代中  
國航空公司執行其  
專利權而已。中國航  
空公司。本經國營事業。  
商人不能享受之權利。中國

▲宣誓定期補行  
【安慶通信】皖省府

主席方振武抵皖情形。已詳昨日通信。茲因政務重要，不可一日方斷。而中央經派定監督員。乃於省府大禮堂。先行就職。另省府大臣。計到主席方振武。省長培良。暨各地方振武。吳宜芳。財政廳長袁慶宸。教育廳長程天放。建設廳長李西生云。(吳長程。李等四人。修築由蓮花洞至牯嶺邊外。並擬先行成立廬山土地整理委員會。將所有房地地皮。一概辦理登記。然後徵收地價及房租稅。約計年可得二十萬元上下。藉以開墾權利。作為各種設備費之挹注。如此逐步去做。將來必定成為東南之市。大可为定西生色云。(五月十四日)

● ▲ 條陳理由五項

【吉林通信】吉林省綏遠縣。地處本省饒東。三面與俄爲界。距省垣凡兩千五百餘里。若論國防。此爲重地。民國六年設治。至今戶口無多。卽以交通不便之故。近頃省政府教育廳督學張德懋氏。上書省政府。建議先修吉綏鐵路。其主論甚當。而

## ▲江西建設廳之新計劃

▲先設廬山土地整委會  
【南昌通信】廬山爲東南名  
在一天完成與否。均可照哩  
數推算。如因事故。致令公  
司每日飛行不能達三千英哩  
限度時。公司所得之酬金。  
亦只按飛行哩數計算。或照

英哩計算。又合同第六

條第一節之規定。每日在規定  
飛行時間表內。每日飛行至少  
飛行一次。假使在內。則每空  
期日及例假在內。起飛及停  
線每日起飛到途及停站  
之飛機。至少富有八架。若以  
三架計之。為十架。若以  
五架計之。即為三十架。每  
日以三十架之飛機  
輸運郵件。而謂

歡不客無 客款此以

電話南局五三三三

[illegible]

**啓事**  
專治梅毒淋病魚口  
下疳特別  
本院治淋病用  
極新法與衆不同

**啓事**  
專治梅毒淋病魚口  
下疳特別  
本院治淋病用  
極新法與衆不同

查自統稅實行不分華地租界售價均

(啟事)  
已一律本行為便利各界賜顧起見特將各貨色色備齊自夏歷四月十五日  
起特別賤賣三十天並另設贈品部聽  
候賜顧諸君照章選擇藉酬惠顧之雅  
意時機不再幸勿交臂失之

(品贈)  
滿洋十元者贈價值二元之煙用品一件  
滿洋二十元者贈價值五元之煙用品一件  
滿洋三十元者贈價值七元之煙用品一件  
滿洋四十元者贈價值十元之煙用品一件  
滿洋五十元者贈價值十二元之煙用品一件  
若蒙多購另備高等贈品不及細載

一羅十另元外  
听香支送計按  
煙愛五算五  
(推類數照者多  
品贈無概煙紙煙)

址 行

段中街寺音觀外門

號三二六局南詔

收足七百萬元  
公積十九萬元

鳴謝  
辦理銀行一切業務兼收各種儲蓄存款  
如蒙賜顧請向天津法界大馬路  
六號新開張  
未開張前  
保六號

三十八十號界紙裝三十二頁。全國各地及海外華僑所在之處無不銷行茲附廣告一欄以得助工商事業爰訂簡例如下  
(一) 節單及特例 (甲) 國貨廣告 (乙) 藝林廣告 (丙) 正當營業團體廣告 (丁) 舶來品廣告 文化有關不碍國貨推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啓

贈品以外計五元  
按件計算(多者)  
紙煙板

行

觀外門前

局南話電

壽函埠外

143



「君也不禁驚詫了起來，他驚詫着他們大姐的英語發音是那樣的正確，簡直有些英國風味，而且解釋得也很清楚，就比起他們學校裏的教師來，也難免不深有愧色了。」

固然，大姐是個基督教徒，時常都在讀着聖經，為認識她的人所常見的。那本黑皮金邊的聖經。而且，若是當你見她獨自坐着，靜對着聖經時，那種莊嚴沉思，而又帶着寂寞意味的神情，一定又是何等的動人啊！這在 S 君同小島君都只是於一瞬間能以看見。

「基督教徒」，話雖如此說，不過在大姐方面，用着甚麼教義之類去向她宣傳，究竟是極少的事，而上帝這個字，更是不容易的從她口中說出。S 君只記得有一回，將快放寒假，夜裡，他同小島君都同在大姐屋內圍着一個火盆坐着，外面正刮着大風。小島君是很高興的談着他自幼小時的經驗，至說到親母之愛時，S 君因為自己，自小便失掉父母，現在觸着他的創痛，就不禁傷感，獨自墜起淚來了；而且在當場者又誰能不為之悽然呢！正當着彼此都沉默無語，真可奈何時，於是大姐依舊慢慢抬起頭來，隔着火盆伸手過去理一理 S 君的因俯首而蓬亂着頭髮，更握着他的手，仍是用着她那遲緩的音調說：「S 弟，你老是用精神去追憶那些已經不能挽回的事跡，又有甚麼用處？你不見得天下無父無母的孤兒正多着呢！現在你總算是已經長大了，還有我供給你讀書……而且就沒人愛，在你你總算是已經長大了，還有我供給你讀書……而且就沒人愛，又有甚麼要緊？你現在到寂寞時不還可以同小島玩玩，或者到我這裏來玩玩嗎？但到我寂寞時，那就只有想到上帝了！因為我知道，若是我崇敬上帝，上帝也是一定能以愛我的。就你自己，又何嘗不可皈依上帝。」他實在是博大的，我們這些都是他的失了羣，迷了途的羊兒們，為甚麼我們不去皈依他，向他求愛呢

「說到那裏，大姐停頓住了。好像是專門在等候着君的回答？」不過，君那時的年齡實在太小了，所以雖然心裏感動着，而嘴裏却不知道要怎樣的答復。自然，那些在他當時，已是深深的印入了腦裡，到後來，無論何時，都是不能忘記的了。

至於一說到大姐的性格和舉動，那確也是一件極有趣味的事：因為她無論何時都是有些悠悠然的，彷彿已經決定去作點甚麼，或者是願意去作點甚麼似的，所以一切事在她都極有主張，而却又不要人從己。譬如說，她見着君穿了一件新縫的華絲葛的棉袍，不大滿意，但她只是說「你的舊的那件呢，我看還好好的。」此外就沒有甚麼旁的話可說了。意思即是說，她「願意」他儉樸一點，而却又並不一定「要求」他這樣做。又如說，君知道，小島因為對於那某一位常到大姐那里去的 *Miss* 動着幻想；于是便對她隨便的說，「小島君作詩了！」——真的嗎，可不是想博親寵；「而她卻會半真半假的玩笑似的問。然而到他們回學校去，次日就有一封極簡單的信寄來，說，「不知小島弟真正預備着沒有？若不是鬧着玩的話，我極願意給他介紹他所喜歡的某一位。不過，在先得要他想一想，認真一下才行，年青人最忌諱的是瘋癲狂狂，飄搖不定的。」自然，若是她沒有得到一種確切的回答，當見面時，她又會若無其事的過去了。像這樣，據說君同那個平時「滿不在乎」的小島君的對峙，既然畏敬，而却又同她在一塊地覺得十分親熱的原因，都全在此。

感情和了解這兩者，都是極需要時間去陶冶鍛鑄的，所以到次年的春末，恰巧那年的遠東運動會在三埠舉行時，據小島君說，那也正是他偶爾在同鄉會上，得同大姐認識的週年紀念。而這些也是君所極其羨慕的，雖然大姐待他們兩人都是一樣，毫無厚薄輕

「是的，這是那兩位 Miss 送來的，其實也很中用，大概在你生病時，總是不大喜歡看見陽光。說起來也真可憐，那兩個人在我躺著時，真也如一對小鳥似的，無依無靠的，不知怎樣才好……」說到這裡，空氣也慢慢的轉變過來了。

末後他們又談了一陣閒話，於是 S 君提議說，他們應當去給大姐買點甚麼好玩的東西來，以作為先前疏忽時的賠禮。又約好了明天一定送來之後，他們才告辭了退出。

但無論如何，S 君比起小島君來，總算一個較為沉着，而且喜歡用思想，和比普通人更為容易感動的一個青年——自然，這于他性格環境都有關係——所以在從那天看大姐回來後，他差不多一夜都不曾閉過眼，因為他是完全被他大姐當時的那種雖然在痛苦中，而却獨毫無怨尤的悠然態度壓倒着了，迷疑着了。於是，他想，「這與我平時偶爾的稍有一點小病，就怨天尤人的情境多麼不同啊！難道這就是她之所謂宗教嗎？宗教對於人的力量竟有如此之神妙偉大嗎？」在苦思了一夜之後，又自己想起了自己孤苦的過去，次日到了大姐那里，他才開始向她說，他想借本聖經去讀讀。

「哦，你想看看聖經嗎，那真好極了！這里，你可先讀四福音書，然後再看傳道書，詩篇和箴言，就約伯記同創世記都很好。不過你看時，起初總得要耐點心點才行，不然，開頭是很容易感覺出趣味來的。但是，以後——而且我相信以後，你也一定慢慢的能以懂得。因為我知道……現在，你把這本書拿去罷，到讀了之後，你可以告訴我你的意見。哦，我真是歡喜極了，說不出的歡喜！」這是當她將那本中文聖經翻給出來，而且交給了他，很誠懇的注視入了他的眼睛時，高興得快要流出淚來，所說的話。

到她回去時，他更送了下來，一直出了大門，還覺着要去後

的背影，如此者很久很久。這在平時，她是絕對的不會有過的。

（未完）

## 第六封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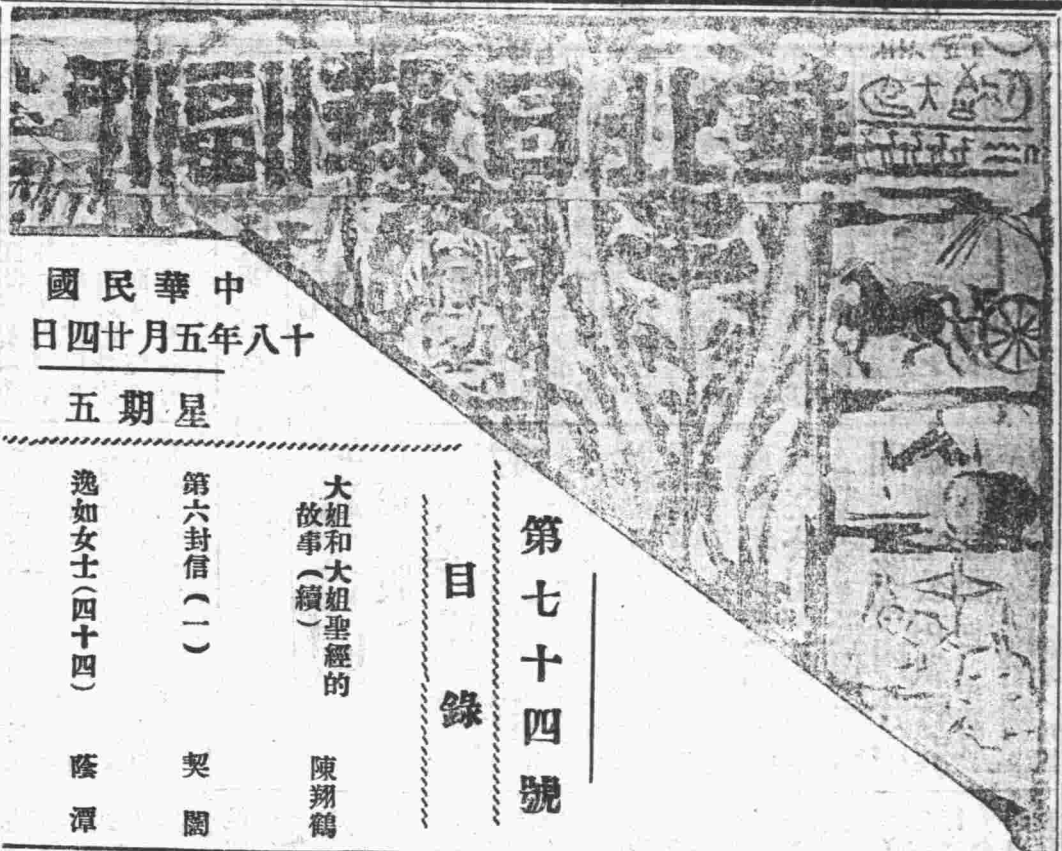
契 圖

再給海外的友人

前些天給了你一封信，勸你對於女人的態度應該「爲我」一點，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那封信究竟還是在我情熱的時候寫的。今天冷靜一些，頗有一些後悔給你寫那封信了。我情願撤銷前信，那究竟是我的反動思想。

恕我！這是我的思想中毒。我且告訴你我的思想中毒的來源。有一位俄國的詩人萊爾芒託夫曾經寫過一本書，叫作「當代英雄」。這本書你讀過沒有我不知道。就藝術而論這到是一本好書。故事的穿挿，文筆的健麗都使我佩服。其中寫漂泊厭倦的心情都是上好的。我因爲從前自己的心情頗厭倦，而又總感覺得生活是如漂浮在水上，毫不安定，所以頗喜歡這一本書。倒這是一本好書啊，你如果平靜一點，倒不妨取來一讀——法譯本大約是有的。勃蘭得思在俄國印象記中曾讚美此書；對於這位世界聞名的大批評家我當然佩服，但他講這書的話我却有點不敢苟同。

書中的英雄皮喀林便是公子派。他有錢，有當差的用人，有的是！（這是他自己的話。）而又正當拜崙攪醒了人類的熱情的時候，所以他大狂熱起來了。他跑到高加索去作軍官去。有一點我們應當承認：他在女人身上實在討了不少苦吃。那時候俄羅斯的人民的意識也沒有喚醒，一般人那裏懂得他啊。（詩人當然不能得到時代的瞭解，誰裏面有的。）也的，他終於是死於當時的戰爭。



第七十四號

目錄

大姐和大姐聖經的  
故事（續）  
陳翔鶴

## 第六封信（一）

逸如女士(四十四)

陰潭

## 大姐和大姐聖經的故事（續）

陳翔鶴

自此以後，到大姐那裏去的，已經不僅是小烏君一人了，就S君也時常——我們一大姐大的同小烏君談起。

末了，到他們一熟習了之後，他才慢慢知道一點關於大姐的事情，——據說她是個孤兒，從小便被棄於不仁的伯父母，才跟着了

一個內地外國傳教的牧師家庭長大——自然，這些無論在小烏君或S君都是語焉不詳的，因為大姐到一說到她自己已往的生活時，她總是不願意談了下去。不過，他們所知道的他們眼前的大姐，狀況即是這樣：上午在美術學校上課，下午則到一個教會辦的小學校去教書，每月收入大約有四五十元之譜，所以生活過的既不豐富，也不十分窘乏。每逢禮拜三同禮拜六的下午，她都多不在家，因為她要到一個附近的鄉村去為上帝服務。而且當她一人在家裏時，不是作作手工，就是隨便的披閱聖經，從不曾讓她自己清閒過。畫也是時畫畫，但卻並不多，而且也畫的並不十分好；時常是為着要對付學校的功課，不得已的才去提提筆。就同她來往的人也非常之少，除了小烏和S君而外，還有兩位 Miss，聽說她們都是孤兒，而且又同是基督教徒。雖然這四位性別不同的客人，在大姐那里時常會見，不過他們却自始至終都很生疏，就大姐也似乎並沒有將他們連在一塊的意思，所以他們見面雖多，而談話時反倒很少。只有一回，當他們進去時，遇着大姐正在給她們講（大約是學校裏的課本）Bunyan 的 The pilgrim's Progress，大姐便對她們說，「坐到我這兒來罷，聽我講書，但是若使我講錯了，千萬請不要笑話啊！」於是他們就坐在一塊，約有十多分鐘之久。這時小烏君已經不是那

重之分，然而S君還是羨慕着小島早同大姐認識半年，得以更多享受半年的快樂時日。話雖如此說，不過，正當着運動會開得極熱鬧的時候，而這兩位朋友，真也同於一般好奇心 and 衝動性極熾渴時代的青年人們一樣，他們被一時的新奇和有趣的事物吸引著，更無力顧及其他人。所以他們如此終日昏天黑地的，在奔波，疲乏，忙亂中過去，而且當時也全然不想到他們的大姐者，不覺的，已是快要要到兩禮拜有餘之久到了。到會開完畢的大日，由於S君的提醒，那他們彼此才茫然自失的，決定馬上就要去看看他們那久已被忘却的大姐去。

在是一定在家的，這從房東的女兒出來將門打開，不聲不響的便各自走開，就可知道。但是到一敲門，只聽得一聲微弱的回應後，他們跨進房去；從那新換的碧色的窗幔之下，所透出來的一些光線，使得全屋子都綠蔭蔭碧沉沉的那樣景象，就傳給他們以一種爲從來所未有的異感了。「可不是病着？」他們直覺的如電光般在腦內一閃。而同時立地也就瞥見了大姐是獨自一人躺在在床上，床前的白布圍幔已經撤去了。她的面龐在綠蔭的光彩之下更顯得十分清瘦，眼睛也半開半闔着，彷彿是無力自持似的。到一看見了他們時分，於是她勉力將身體微微一抬，但却並不曾將那用來遮蓋着體下的夾被推開。

「大姐，病了嗎？」他們異口同聲的驚詫的問。

「在醫院裏躺了將近兩禮拜，畢竟還是中國藥好，所以到現在才新退了燒。」她依然是慢慢的將眼光投擲過去，望望他們悠悠的說。而同時更很自然的自己笑了一笑。從這過去，使S君同小島都覺得似乎是接受到了一種罪誼，心裡不覺的便沉沉的墜了下去。

「我們不知道大姐病了，真該死，天天跑去看會！」小島百不

自禁的衝口而出。

「就我也想不到，忽然會病了起來，如此之久……你們想喝水嗎，請自己倒去，暖水瓶裏有。」她又用眼光去指示指示暖水瓶所在的地方。

「都是小島不好，整天瘋子似的，從早晨起來就忙個不了，全想不到大姐。」S君因為確實有兩次想去看看大姐，而小島君偏說，到會開完了再去不遲，所以現在他才如此憤慨不平的說。

「你就是好人，你不也歡喜玩！」小島君這樣性悻不安的反駁着。

「沒有甚麼要緊，就你們來看與不來看都是一樣，反正要病終歸是要病的。」

「不過我們都真該死，玩得有些忘乎其形了！」S君又自怨自艾般重複的說。

「外面會開的熱鬧嗎？就我不病時，也是想去看看的，可巧又偏病了。年青人怎麼不需要玩玩呢，只要能玩得快樂，就算有意思了。」她一邊說，一邊低下頭去，彷彿如有所感似的，忽然又從她臉上現出一種特殊的表情來。這表情完全是用着衰弱，悽涼，寂寞，和不得已的對於自己的滿足等等所組織而成的。這不自禁的又給了S君及小島君一種打擊。

「大姐，不用說了，你打我們罷，我們真該打！」小島君無助的，小孩似的伸過手去。

「我並沒有這樣想過，你們都是那樣的好，我爲甚麼想要打你們呢？」她說着，這才微微的露出一點從歡欣裏所發出的笑容來。同時也將小島君的手握在了她手裏。

「綠的窗紗真好看，單得滿屋都是涼浸浸的。」過了一會，S君又哀嘆了一聲，裏面小島的臉兒也。



華北日報副刊

派的性格在他的性格裏佔了勝利。他覺得兩個朋友，一個便作了那一個的奴隸。他覺得人不能了解他（在這裏的麥克辛。麥克辛米其一章裏，對於人之不相知，有一絕妙描寫啊！那真是使人發狂的藝術品，又涼，又硬。）這東西有的。朋友，你如果一個人漂泊在異邦的城裏，而又感到那孤獨，真是隨時隨地使你感到痛苦（這書中第一一章寫得最妙，與你同感。人世真是冰涼啊。你並沒有得罪人，而人總一箭一箭地向你身上射。都圍攻來欺負你了。都是你的敵人。這時候你如果走極端一點，那便只有兩條路：不是屈伏，便是征服。

皮略林便是征服的態度。我對你說過：他在女人身上會經討了不少苦吃。他所需要的東西，女人給不了他。而女人所要求的東西，他却懂得——所謂女人所要求的東西，這意思你當然懂得。於是，他反動起來了。他去征服女人。他實在是傷過心來的人，女人傷害了他的情感，於是他便嘲笑人類的情感。本來沒有絕對的情感，情感都是換來的。哦，我們真是不知要犧牲多少的東西才換來了女人的一點情感呀！也許這是不對的。這中間實有無限的酸心者在。人性有兩極端，不提高，便降低，本來都是如此。女人傷害了皮略林的真情，於是皮略林的假象出來了。他反動。他扮作征服女人。他實在是理智太強的人，一邊愛，一邊分析。人們沒有一個了解他，女人又是蠢物，直傷了他的內心，生活漂泊在高加索的叢山裏，（這書寫高加索的風景真令人嚮往，絕妙，絕妙！）世路好險，到處都是危險，時代又是熱情，時代又是熱情，人物又是公子派的人物，（皮略林絕對不犧牲自己的自由。）於是造成了我們的皮略林——他直傷透了心，在他征服了女人伯拉而後，他連一滴眼淚也沒有。他真是傷心人呀。

總之，他對女人的態度，是比史時林堡更進一步，不單是敵對，簡直是征服的。朋友，我並不是說我們要投降——愛情是無所謂投降不投降的，但那你知道我是費了不少苦心，才在自己的靈魂裡掘出了這點點理智，來同你談論書本的。我現在處的環境比你的要艱苦，我更需要理智，並且我對你也需要理智。所以我才這樣來對你談話。其實我是想對你，同病相憐。為了我的這一點理智，我費了不少的苦呢。我是想換成笑臉來哄你的。老實說，我對於許多事情都有點懷疑了。近來健康不好，不願意激動情感，所以想開一點，而用理智來談談自己的問題。你現在最苦的問題是戀愛。好，我就用理智來同你談談。這樣可以輕鬆鬆鬆我的腦子。再則，因為我看你的來信，覺得你太狂熱，我怕你找不出一條出路，所以想隨便談談，也許對你倒不無幫助，一舉兩得的。

五

華北日報副刊

情實不中用。上次我是給你打針，這一回且容我給你打一針冷水。你實在需要冷靜一點。否則你只有自討苦吃。

生活是什麼？這話我近來常常問我自己。生命是什麼，近來我也常常問自己。朋友，別笑話我要成哲學家，因為你如果不認識生命，你將不能認識戀愛。生命是什麼？自己一體的生命都是在衝突中過去的，只是外表裝着冷靜罷了。所以近來第一努力的便是想法要把握這一點點衝突，因為不如此我的靈魂將不能得救。有人說，生命是追求。因為有追求，便有奮鬥，奮鬥，幻滅，於是便應建設一點理想，便崇拜英雄。但我近來在自己的血管裏查驗了一遍之後，無論如何總查不出一點英雄氣。我想，我恐怕不能直入生活的核心；而且憑了一點點的衝動便提高起來建設理想，這只是如輕氣球一般，吹來的虛氣，不久便要炸裂的。何況理想者，本身是堅而硬的東西，我却只有一點虛浮的狂熱呢。

所以，我斷定我的英雄氣全是假的。我決不是一個振臂一呼而四方響應的英雄。又有人說，生命便是戰鬥，這我承認。但單有口號也是不行。憑着熱情而只喊口號，終歸戰敗的恐怖還是自己的影子，就是俘獲的也不過是自己的影子罷了。所以，我決不喊口號了，即使有人要空喊口號，我自己也不聽命令。但自己如果覺得自己的生命裏如果有東西需要搬進來，或者需要搬出去時，也要肉薄一兩下子——只是沒有口號罷了。

又有人說，生命便是痛苦；痛苦而不能表現，恐將更苦。我總覺得現在人的 DOGMA 太多，而事實上昇華的太少。神啊，恕我，我恐怕萬難歸依宗教。

我總覺得生命的本身應該是一種藝術，一種智慧。否則便是冷靜，便是美麗。神啊，恕我！

逸如女士（續）

（四十四）

撲撲撲撲地樓板上響了一陣，跟着風聲地起了一陣笑聲，夾雜着一些門板的微響，於是各處裏好像晨鐘暮鼓，忽然從夢中驚醒似地起了一種活動的現象，和一種愉快而響亮的聲音。

「今天的月色好極了，在北海裏划船，真是有趣！浮游在黃金色的水面上，看着四外朦朧朦朧的遠景，……啊，真是世外仙境！」

「公園裏人多極了……」

「真可憐，今天晚上，梅蘭芳的嬌嬌月，沒有買下票……」

高的，低的，尖的，銳的，走廊和屋子裏，遠遠地圍成一片。但是十九號，逸如她們屋中，還是依舊靜悄悄地只有她們兩人。

提高中國地位的基本工作

華北日報副刊

幾天以來，從沒有和逸如這樣親熱。這時她卻被攔了，因為逸如也成了不幸的人兒，正在難過的時候。

「你們倆的關係已經一年多了，感情不是很深麼？怎麼發生這樣的事情……」

「人情難測，畢竟是無常啊！……」

七

華北日報副刊

接了下去：「W 因為家裏的催促回家去了……」

他和從前父母親訂約的女人結婚了……

那個女人哪！不同他在一個屋裏，看見她就生氣，就揮打，就罵，還是在他的心裡……

……就是家裡請來醫生看了，他也不肯吃藥，他也不願就醫治，他發誓，然而他還是每天給他寫信，告訴他他的不幸，懇求他的原諒，說他的病不要緊，過幾天就回來了，勸他不要想他，勸他好好地保重自己……

……她只是給他一些加病，給他一些催命書……慢慢地，沒有兩三個月，他就嗚呼哀哉了……

「啊，真可憐！」逸如從心中發出了嘆息。

「真是可憐，真是可憐，W 竟作了舊家庭和愛情的犧牲者！」

……她呢，你一定想她很難過，很受傷吧，……過去的一切好像別人的一件風流事似地，常常地談得興起，……W 竟這樣地倒楣，給她作了犧牲，……

……如半坐起來，放著帳子，低低地說道：「……」

在積極建設獨立自強

的太過，有人想我死了……這些話在逸如好像像花兒，當着人戴在頭上一般，覺得津津有味。她決不會發生一些傷感，覺得一點難過。雖然有時也「我真難過極了，我真難過極了，……」口頭上不住地念道……

「那 W 怎麼愛上她呢？為甚麼死了呢……」逸如對於這件事的內幕毫不知地問着。

「我沒有告訴過你……」逸如繼續着往下說：「這是在 W 的事……」

八

華北日報副刊

「沒有甚麼關係，有我姑母和表姐妹們伴呢……」

「玩的高興吧？」這個聲音隨着門的響聲，一齊發出。

「你們兩個在前院賞月已經夠了……你們真會納福。」

……Y。」

她們四位亂嚷嚷地談了起來，她們靜靜地聽着，毫不在意她們的聲音。

「真可惡，碧濤真可惡……」萍竟這樣地罵人！「W 分在她說完了碧濤和 W 的一段戀愛史以後，她的口中只是這樣地泛濫。

「他竟這樣地欺騙我……我的命真苦啊……」他也不見得有好結果，他被那個狐狸精纏住……撒了手吧，不必糾纏，不必自己陷害自己了……

……啊，不能，他從前是那樣地愛我……他如果一定丟下我怎麼辦呢……」她的眼眶又在濕潤潤的。

逸如聽完了碧濤的談話，破碎的心又受了莫大的刺激。不知道人類為甚麼要互相犧牲，她盡量地求她的解答而不可得。她可憐 W 君，惋惜 W 君。她替 W 君傷心，她替 W 君難過，她想給她們找一個救濟的方法，但是想不出來，就是想出來，又覺得未必有效。她的思潮不住地湧湧，不住地翻騰，想不出她們為甚麼不求平安的幸福，盡是起些糾紛，自尋煩惱……無可奈何，無可奈何，同自己的不幸一樣地無可奈何……她想，想着，也暗暗地低泣起來了（未完）



